

工人回憶集

冊念紀『一五』



編會工總區邊冀察晉

序

張家口宣化等城市的解放，對這些地方的久受壓迫的工友們來說，是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，他們開始掙脫了幾千年來舊社會套在他們身上的鎖鏈，而過着和平、自由、民主、幸福的新生活。這勝利果實的得來是不容易的，許多工友當過着新的幸運生活的時候，就回想起過去苦難的日子，而深深地受了感動。他們在回憶中間，挖掘過去受苦的根源，和現在所以得到解放的原因，他們感動了，流淚了，但看到現在自己的新生活，他們又勇氣百倍的歡笑起來（像張家口電話局和橡皮工廠的工友們，都是這樣的），回憶運動使大家受到最實際的深刻的教育。

現在，抗戰勝利，和平建設新時期到來後的第一個「五一」勞動節即將來臨，我們把幾位工友的「回憶」（有的是他們自己寫的，有的是旁人替他們代寫的）集印成冊，發給工友們，算是對於今年「五一」勞動節的一個小小的紀念，大家可以從這幾篇簡短的回憶裡，看出我們工人階級翻身經過，同時，拿別人的「回憶」，當作鏡子，來照

照自己，自己也照樣的回憶一下自己的生活，是很有趣處的。

二

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

目次

一、我的簡傳·····	黃元（一）
二、苦玉這回子不苦了·····	金鏡（二）
三、三十七年·····	孟鑑泉（一一）
四、回憶·····	夏澍霖（一三）
五、三年·····	姜路（一七）
六、現在才找到了自己的家·····	劉玉奇（二〇）
七、看了「白毛女」以後·····	趙占元（二三）
八、模鐘老工人 <u>崔林山</u> ·····	麗芝、蕭沈（二四）
九、回憶三十年前·····	許炳炎（二九）
十、民主快板·····	許炳炎（三二）
十一、老路工 <u>李連生</u> ·····	田野（三四）

我的簡傳

黃元

我原籍河北省良鄉縣人，現年四十三歲，家貧窮不易糊口，十六歲就來到張市車站機務段當小工，受盡了苦痛壓榨。民國二十二年入南口鐵路工廠實習一年，出廠後升為工匠，仍轉機務段作工。日薪六角，僅能使像糊口不死。七事變後，在敵人統治下，百物昂貴，生活困難，比敵人的豬狗不如，毫無自由。可是我的心並未死。爲了摧毀敵人的交通，暗中從事破壞工作，已有五年餘。經常將敵人的車頭零件，風扇的嘩嚕，水泵的瓦礫，取出投入乾井中，使敵人常出故障，減低運輸量。做得很秘密，有次敵人將二十餘工友，誤逮捕被審，我聞之很誠心痛。但爲了革命，不敢宣揚。當時又不敢找助手。每月做這種事，至少都有二三趟，這都是舊事了。八路軍解放張家口後，我們工人重見天日，得到工人政黨的領導，增加工資，改善待遇，提高社會地位，過着自由幸福生活。去歲十一月召開察省人民代表大會，我接受張市工人的推舉，當工人代表，出席大會；又蒙各界代表，選我爲察省政府委員。不想我們工人也有參加政權的這一天，這是破天荒的新紀錄。希望我工友同志努力前進，在共產黨領導下，號召全國工友爭取參政，爲徹底實現民主改革而鬥爭。

苦玉這回子不苦了

——記張市電話局工人王連玉的回憶

一 從小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

苦玉（王連玉管他自己叫苦玉）從七八歲剛記事，家裡就是吃了上頓沒下頓，爹去服苦，苦玉就上河套檢煤核拾焦子，晌午上街拾馬糞。拾得頭一筐留着家裡燒，廢下的拿到街上賣幾個銅子，連斤棒子麵都買不上。有時候也跟一羣孩子們去刨楂子（高粱根，棒子疙疸），順便偷幾根秫秸帶回家燒，讓主家看見了就挨頓揍。十二歲上就把媽死了，家當賣光了，苦玉就更苦了，天天飢一頓飽一頓的，苦玉餓的不行了，就偷偷的上丁孤兒院。

孤兒院的主任問他：「你家裡還有人麼？」苦玉說：「還有個爹。」「那不行，孤兒院要爹娘都沒有才收呢！」他打着淚哭了一場，孤兒院這才勉強強把他收下了。

他爹晚上找來了，他對爹說：「你去受罪，我受不了。」

二 誰把孤兒當人看待呢？

孤兒院按說是養活孤兒的，其實那裡的孤兒連討吃的都不如。苦玉一進去就跟好幾十個孤兒睡在一間大房子裡，地下祇鋪着草和牛毛氈。不幾天就害了疥，給關在「病號室」裡了，沒人管也沒人看，癢癢了就抓，乾疥就變成濃疱疹，拉屎尿尿都在屋子裡，屋裏成了尿窩子。臭虫蟲子滿身滿牆爬，不病也會把人折磨死了。死了也就像狗一樣，萬字會搞個薄皮棺材埋在亂葬崗子裡頭。

院裡叫孤兒們學手藝，作洋鐵活，織毯子，縫鞋。苦玉就學了洋鐵活，作了東西賣出去；要不就到外邊包活。吃飯呢，就是早晨一頓小米，后晌一頓莜麵，喝蔬油山葯蛋湯。后來只給小米吃了，沙子多填牙還不說，米缸裡還常有腥臭腥臭的死耗子，腸子肚子都軋出來了，作了手藝活也沒零錢化，過年才給十個銅子，後來不知爲什麼也不給了。苦玉聽說四年手藝學滿就可出院，他一到四月十八，八月十五就更加勤學洋鐵鑄成小汽船，臘肝兒，可是主任看他們有本領能賺錢，就又改了六年出院，孤兒們也不敢說什麼。

后来孤兒院要搬到一個廟裡了，衙門裡批下來不少錢，主任看着發財的時候到了，就叫細胳膊細腿，面黃飢瘦像小毛猴一樣的孤兒來幹活，托坯，上瓦，打碎了泥胎填尿窩子。主任的兒子來了，叫孤兒們輪班伺候「少爺」們，穿衣裳，盛飯，倒夜壺，少爺們寫起字來，孤兒們捉着紙，動一動就是一個「鼻兜」。少爺們吃餅都拿鵝蛋膏活麵，孤兒們成年整月連回腥臭味都聞不見，就圍着去看，直往穢子裡嘔吐沫，少爺們就罵：「你們家裡都埋了屎了，才當孤兒，都滾蛋吧！」

三 有冤也沒處去訴

二月裡，官們忽然高興了，要檢閱檢閱小孩們。小學校都去了，孤兒院也叫去。苦玉在前面打大旗，穿着薄棉襖，前面露着肋條，後邊露着屁股，手凍得像葫蘆茄一樣，走在街上，人們就喊：「討吃隊來了，討吃隊來了。」到了會場，苦玉放下大旗連頭也不敢抬，孤兒們挨了凍又受了氣，就覺上了勁：「等着瞧吧！」

「四四」兒童節快來了，孤兒們準備蹣高蹣，從商會偷了點木頭當腿子，帽子也買不起，苦玉就拿洋鐵葉剪成帽壳，上邊糊上紙，天不亮就起來練，「四四」一出去，別

人叫了好，孤兒們出了口氣。可是主人不高興了，嫌他們鬧娛樂誤了作活，就罵：「罵小孩子，也會吊膀呀！」晚上回來就給了酸澆粥吃。

孤兒們不死心，又成立了軍樂隊，苦玉打大鼓，練好了就出廳紅白喜事，出去一回能掙十來塊錢，這一下主任高興了，到各處去攬主顧，有時候一天出去三、四回，苦玉按個大洋鼓，日頭挺毒，晒的頭昏腦脹，嘴裡要冒上火來，這一天掙了三十六塊錢，回去了還是吃酸飯。掙的錢哪兒去了，心裡生氣，嘴裡也不敢說。

日子多了，就忍不住了，大家商量着去告主任，找到養老殘廢所的所長家裡，主任所長是一個鼻子出氣的，就給罵出去了。回來也沒飯吃，主任早知道了：「你們能告我，就能找飯吃呀！今天的飯早喂了狗了。」孤兒們沒法，餓着肚子躲在被窩裡哭。第二天天一亮，主任叫孤兒站了隊，拿皮鞭子一人打了一頓，把孤兒們打得頭破血流，滿地下打滾。孤兒們受不下去了，苦玉跟幾個十五、六歲的孤兒跑了。

四 跑出來也是個受罪

跑出來了，會手藝沒傢伙也不行啊！這兒混一頓，那兒混一頓，餓不起了，又想回

去，可是「老虎不吃回頭食」，咬咬牙，在外邊受罷！就回了家，抱着爹哭。爹說：「我對不起你，讓你受了罪，都是命啊，祖上沒有修下好德性。」

後來七湊八湊，湊了二十塊錢，買了桃子，洋鐵皮，尺八剪子，鹽豉，出挑了。窩裡沒吃的，清早把肚子扎扎就走。爹問他吃不吃，他說不餓就走了，刮風下雨也得出去，肩膀頭壓出血泡，天冷了，把腳都凍黑了，一天掙不了二斤麵錢。每天回來都看見爹在門口等他。

有一天出去了，給個警察鐸印色盒，說好了三毛錢，鐸好了警察不給錢了，反打了他一棍，他火了，給了警察一扁擔，這樣，就被抓到警察所裡押了一夜。苦玉堵了這口氣，攷上警察，要跟那個欺侮他的人幹一架。可是那時候警察是好當的嗎？三個鐘頭的崗一天要站四班，腿肚子都站得朝了前。

五、這個仇總得報啊

窮人的苦是受不完的。飛機又來了，天天在腦袋上轉，老百姓炸死的不知道有多少，聽說日本人打過來。有錢人往西邊去了，軍隊一個勁的往南撤。警察也要往南調，

苦玉還有錢，走了靠誰養活呢？出了發又跑回來了。

日本人來了就調查出來他當過警察，沒過多少天就把留在張家口的警察，苦玉也在裡頭，給裝到一輛大卡車上，用油布蒙着，他心裡想這回可完了，車一直開到西沙河，把他們一個一個從車上扔下來，四邊架上了機關槍。後下車的人就喊：「先死的弟兄們，你們的鬼魂等着咱，咱們一塊走。」可是這回沒有打死他們，給關到獄裡了。鬼子憲兵用刺刀尖挑着饅頭叫苦玉吃，吃吧，是個死，不吃吧，憲兵拿刺刀把打。這樣連餓帶怕，苦玉親自受着，有的人去小便，眼一黑，吐一口血，就死了。鬼子就用刺刀穿了，叫洋狗去舐血，聽外邊鐐子一響，就知道又死了一個。直到今天，他一聽皮鞋聲，心裡還害怕。

過堂了，叫苦玉跪在階下面，牆上淨是血道子。問了就打，打了就吊起來，讓洋狗咬大腿。就這樣折磨了有半年，才把他放出來。走出大門還懷了站崗的一槍托子。

滿身上疼，滿心裡難受往家裡走，只要爹死不了就行，進了門，爹躺在炕上直哼哼，老人家臉上瘦得連點肉都沒了。苦玉忍着心裡的難受問：「爹，你怎麼啦？」爹眼圈裡就有淚水。爹是讓鬼子小川倉部隊抓去當苦力，因為不認字，錯進了一個什麼地，讓

日本大鬍子踢了一腳，胸口受了傷，躺下起不來了。爹現在抓住苦玉的手說：「你不懂爹的苦啊，爹一輩子都沒挨過人打啊！爸爸的仇就都靠你了！」苦玉想哭也不敢哭，夜裡爹睡不着，他陪著，也睡不着。第二天早起來，爹又向苦玉說：「我覺得心裡麻煩得不行。」說著就吐了口血死過去了，苦玉連哭帶叫，爹又睜開眼，伸著手在坑底下抓出一把當票來說：「誰叫咱們命不好呢？爸爸對不起你呀！」就死了。

六 走差了一步道

日本人還叫他站崗，人家沒事回家了，自己沒事沒奔，沒事了就買點掃帚，到爹的墳頭上哭一場。黑夜睡在火神廟裡頭，房頂上破了大窟窿，雪都漫在坑頭上。

人窮了，再加上自己認識不清楚，日本人也就不來逼他，當了三年警察，又在別處幹了一年事。苦玉自己想：「我是惜命啊，我就走差了一步道。」白天幹了事，混上飯吃，夜裡就想起爹是怎麼死的，心裡難受，可是沒處說。心裡知道給敵人當警察不光榮，苦玉也是個苦命人，也就從不坑害老百姓。

後來實在混不下去了，當了苦力，又到「電社」（偽蒙電訊局）當了「守護」。

七 解放了，窮人再不受苦了

日本鬼子被打退了，八路軍剛打進來，誰知道八路軍是怎麼回事呢？又一想：「反正是中國人來了，怕什麼，把我殺了也是死在明處啊！」電話局裡沒人了，他和另一個工友把守着大門，不讓機器被人砸毀了。

八路軍進來了，苦玉心裡怕，他想自己當過警察，命也許保不住了。可是，又一想，我過去也沒得罪過人，沒坑害過老百姓，人們的眼睛是亮的，這樣，心裡又塌實點了。直到他的生活一天一天改善，認識一天一天提高，就坦白了過去當過警察。

八路軍一來，苦玉記得最清楚的是馬上就發雙薪，一人給兩袋白麵，六百塊錢。工資也給他定了二百六十斤米。想吃有吃，想喝有喝了。過八月節他買了肉、糖、葡萄，還買了斤半團圓餅。

後來，電訊局又選苦玉當上電訊總工會宣傳委員，老婆說他：「你辦得了啊，別給人碰了鍋。」他說：「有同志們幫助我呢，怕什麼？」再一次評定工資，他掙到三百〇五斤米，接着就過年了，放了七天假，三十晚上還掛上了個紅燈籠，買了兩張半紅紙，

大大小小寫了幾付對聯，把屋裡院裡都貼上。白天他還參加了小車會。年這麼一過，高興得他把錢花張了，只賸下一千塊錢了，想不到局方又借給了他三千。苦玉老婆身子骨不好，要買藥，局方一借也是三千。不只那個，就連他身子骨也壯實了。一大海碗飯不夠他吃，還得加上兩張烙餅，有空了還去打打球，他真像倒退十幾年小孩子的時候一樣了。

回憶運動開始了，他成了骨幹，成了積極份子，他覺着回憶就像把一缸渾水，加上點白礬，拿棍子一攪，水清了，也知道沉在底下的髒東西是什麼了。

在回憶運動裡，他明白了窮人是怎樣受剝削才窮了的，從前是苦不到頭，今天是苦盡甜來，有了共產黨，工人算是找着一條道了，再也不會受苦了。

(金鏡)

三十七年

張市四區店員（街長） 孟鑑泉

我八歲上死了父親，沒法生活，十四歲上就到北平一家洋廣貨店學徒，學了一年零兩個月，那個店關門了，我又到一家玉器店學徒，那以前的一年零兩個月算是白關了。學徒當中，生活很苦，三年共給了我二兩銀子，出了師，每月薪資只三錢銀子。我氣了，換了一家，每月工資一元，生活却還是很苦。我想，舊社會的店主，就好像遊記上的如來佛，店員好像孫悟空，任你店員怎麼鬧騰，也逃不出店主的手掌心。我生下的時候，還是清朝，經過了推翻清帝，軍閥混戰，北伐和八年抗戰，怎麼也是換湯不換藥，跌倒了就翻不了身，我算一算：我整整受苦三十七年啊！

好了！現在可翻身解放了！共產黨八路軍來，我們成立店員工會，地位提高，生活改善，我被選為工會委員，十一月改造甲牌，我又被選參加街政權，當了街長。我以前可那裡知道甚麼政治啊！我文化又很低，但是，上級和各方面同志們，很熱情很和藹的

幫助我，真像父兄一樣，連女同志也同樣對待我。唉呀！我真高興！我真感激得不知道該說什麼！再說：上級又幫助我們成立夜校，不花一個錢，却學到很多東西。去年十二月，市總工會代表大會上，蕭主任的講話中說了一句：工會是工人的母親！這句話我最感動：我覺得工會不是一般的母親，而是世界上最親密的母親！在舊社會，像我們這號人，誰的母親，又能使他的愛兒愛女不失業、不受壓迫呢？誰又能使我從幾十年的壓迫下解放呢？我可算明白了！只有共產黨，八路軍、民主政府和工會，才是我們工人真正的親人啊！

好多人說：我的精神比解放前好；我們店員和街公所的同志們都這麼說。實在是：我一個孤苦伶仃的人，今天不光解放了，還當了幹部，得到很多男女同志的愛護和幫助，我高興得說不出話來，我怎麼會精神不好啊！上月裡，填報小商稅單，我算錯了，區長不但不怪我，還說是區裡沒重算一下，是區裡錯了，並且還安慰我；你們不知道我是怎樣的感激啊！我沒別的說，只有努力工作、生產、學習、跟着共產黨走到底！